

南村輟耕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天台陶宗儀九成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為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脉應於兩手三部焉夫脉者血也脉不自動氣實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脉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脉行體者从底从血亦作脉通釋云五藏六府之氣血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脉幕也幕絡一體字从肉从底底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脉自从底取脉行之象無求子云脉之字从肉从底又作𦞦盖脉以肉為陽𦞦以血為陰華佗云脉

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脉盛氣血衰則脉衰血熱則脉數血寒則脉遲血微則脉弱氣血平則脉緩晉王叔和分為七表八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言遲數故用為宗以統七表八裏而摠萬病其說以為浮者為表為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浮而無力為托有力為洪又沉為實沉者為裏為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為微至骨為伏無力為弱遲者為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駛為緩短細為瀦無力

為濡數者為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瘡
數而極弦為緊有力為弦流利為滑它若九道六極之
殊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脉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
具在四脉玄文及西原脉訣等書世以為祕授始由隱
君傳之劉復真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
張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自古杭夢游錄云官府貴
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
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
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

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

博古圖宋徽廟朝所脩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僚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醑醺至架太寧閣登層巒林霄騫鳳垂雲亭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中楹置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至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

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
商周尊彝鼎鬲爵斚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
識上親指示為言其槩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為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
歛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
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
則自唐已有此言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為居士
家資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
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脩道縱

成證果又以為居士即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叅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荅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叅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遊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鹿籬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聞之來

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
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
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嗟倚鉏脫去婆為焚燒畢自後莫
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
輦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蓄穀倍息
計贏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歟飢
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者能以居士之
事便作真想豈不為養生之福哉

鄭遂昌言宋巨璫李太尉者國亡為道士號梅溪余童時
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

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近
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舉住杭州暗問其室氏乃
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猶識之但兩髻俱禿問知在
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
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為內夫人日每日
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
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
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盃以二者言之可見宋
朝家法之嚴

至至乙酉冬

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

政蹟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
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
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

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為權豪所中願
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
衛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
賢之散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畧曰
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書

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
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

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
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
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
政事之咸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冤抑起
淹滯俾所至之處如 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 聖澤
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政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
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
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

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
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賊吏貪婪而

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
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懂天喜地百姓
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
重如此怨謠未能枚舉皆萬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
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 陛下
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掊剝之實禍 陛下於此而不察
將何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
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政恐
散散王士宏等回觀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欺

詐百端昏蔽主聰陛下不悟為姦邪所賣擢任省
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
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
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
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為
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陛下以為誹謗大
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
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清蹕罪在不赦
請伏鎖以俟命

吾鄉錢叔琛氏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東北

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
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一尺許券詞黃金
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時其家人
竊負以逃而死於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
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漁意寶物試
斧擊之則鐵焉因棄諸幽一村學究與漁隣頗聞賜券
之說買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叔
環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青氊復還誠為異事時余就
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彙併錄之昨晚
檢閱經笥偶得於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

幾何哉謾志于此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對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惺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為皆鏡水狂謀惡貫涖染齊人而尔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折旣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

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
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金寶憲勒燕然之
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
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
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
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
館頒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
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
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
膽伏念臣從筮仕殆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

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
豈其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
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矚
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
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
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
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
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元年
昌為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
杭授汝鏐攻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為